

(上接第9版)

## ◎ 电影新力量之“演而优则导”

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不断扩容,近些年有越来越多的演员选择了“演而优则导”,为观众献上了不少优秀的电影作品。

陈思诚的《唐人街探案》系列、徐峥的《囧》系列、吴京的《战狼》系列,这些演员转型导演的作品不仅是偶尔一部,更形成了系列、品牌,成为了中国电影着一股稳定的新力量。

由于疫情影响,原本计划在今年春节档上映《唐人街探案3》不得不推后公映,但这并不影响市场对影片的预期。

演员出身的陈思诚在2014年自编自导自演电影《北京爱情故事》“试水”成功后,在2015年底推出了以“喜剧+悬疑”元素杂糅的《唐人街探案》,影片上映后市场反应强烈,最终获得超8亿的票房。作为悬疑片,《唐人街探案》具有严谨的逻辑、坚实的推理,更重要的是,影片充满了喜剧元素,并和悬疑推理进行了完美结合,开拓了国产片的新类型。

有了第一部的基础,陈思诚在2018年完成了该系列的第二部。相比前作,《唐人街探案2》不仅延续了不断反转的推理剧情,以及合家欢喜喜剧元素,更在拍摄和演员方面让影片

具有国际化的气质。该片最终也获得了约34亿票房的好成绩。今年即将上映的《唐人街探案3》讲故事的发生地转向另一国际化都市——东京,并汇集了众多中日优秀演员,是今年年度票房冠军的有力竞争者之一。

相比之下,徐峥导演的《囧》系列是更加纯粹的喜剧片。从2012年成为现象级影片的《人再囧途之泰囧》,到《港囧》,再到已经选择线上播映的《囧妈》,徐峥借助他擅长的喜剧方式,一次次讲述关于小人物成长、关于改变的故事。

有扎实动作功底的吴京这几年则选择了拍摄动作片。从“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战狼》,到单片票房纪录保持者的《战狼2》(56.8亿),吴京以近乎拼命的态度提升了国产军事动作片在市場中的地位。《战狼》系列中,一方面,各种打斗、爆炸场面看得人肾上腺素狂飙;另一方面,故事本身又能唤起人们内心的爱国主义热情。尤其是《战狼2》,可谓是视觉和心灵上的双重震撼。

在过去几年中,演员大鹏和邓超同样拍摄了多部作品。大鹏在2015年和2017年分别导演了《煎饼侠》和《缝纫机乐队》。前者虽是大鹏的导

## ◎ 电影新力量之“跨界”

就在开心麻花成功进军电影圈的同时,另一位话剧出身的导演饶晓志只用了两部作品就征服了很多电影观众。2016年,饶晓志执导了喜剧《你好,疯子!》。两年后,他执导的《无名之辈》以近8亿的票房成为当年的一匹黑马。该片围绕一把丢失的老枪,将视角对准了城市人群中底层的人群,并且把每一个人物外在的表层耐心地层层剥离,使得一群“无名之辈”变成了观众心中活生生的典型形象,使得观众与他们同喜同悲。

今年,饶晓志和刘德华、肖央合作拍摄《人潮汹涌》,影片以一名冷血杀手和一名落魄龙套为主角,从而引出一系列阴差阳错的幽默故事。

此外,作家和歌手也常常跨界到电影圈。韩寒和郭敬明便是其中的代表。在过去几年中,韩寒陆续执导了《后会无期》、《乘风破浪》和《飞驰人生》。其执导的第一部电影《后会

## ◎ 电影新力量拓展新的题材和类型

一数量仍超过了一些常规电影全片的镜头量。其中50%是高难度的视效镜头,还挑战了大量的全CG镜头,比如用全CG镜头将上海融入冰墙等等。

作为青年导演,郭帆一方面利用特效等电影工业技术打造了一个未来的科幻世界,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导演,郭帆在影片中体现了中国亲情观念、英雄情怀、奉献精神、故土情结和国际合作理念。《流浪地球》中不再是超级英雄拯救世界,而是人类共同改变自己的命运。

2015年,乌尔善执导的《寻龙

## ◎ 中国电影新力量之传承

陈国富、周迅、陈坤、乌尔善、舒淇等创立的山下学堂、黄渤的“HB+U新导演助力计划”等都在密切关注和帮助电影新力量。

曾是青年导演的张一白如今还是成熟的监制、策划人,在他的帮助下,刘若英成功执导了《后来的我们》。任鹏远执导的《幕后玩家》便由徐峥出任监制并主演。2018年上映的《超时空同居》同样由徐峥监制,并在影片中客串。

已经有多部电影作品的郭敬明不仅把自己的小说《悲伤逆流成河》给同是作家出身的落落进行电影改编,而且还作为监制,为落落保驾护航。电影《悲伤逆流成河》在2018年公映,讲

述处女作,但却当年暑期档“三驾马车”之一,大鹏独特的喜剧风格,加之演绎小人物的成长,在市場中引起不少话题,最终票房超11亿。2017年的《缝纫机乐队》延续了大鹏小人物大情怀的路线,故事简洁而幽默,如同一首关于青春和梦想的诗,连接着过去和未来,轻快而明亮,折射着小人物的悲欢。虽然约5亿的票房不如上一部作品,但可以看出,作为导演的大鹏更具有野心,叙事语言变得更加娴熟。

邓超在出演多部影片的同时,近些年中还和俞白眉共同执导了《分手大师》、《恶棍天使》、《银河补习班》等电影作品,虽然这些作品也存在着一一定的争议,但始终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于爱情、教育等话题的观点。

综观近年国内的电影市场,黄渤执导的《一出好戏》;苏有朋执导的《左耳》、《嫌疑人X的献身》;文章执导的《陆垚知马俐》;包贝尔执导的《胖子行动队》;李晨执导的《空天猎》;肖央执导的《天气预爆》、王宝强执导的《大闹天竺》等等,这些演员转型做导演的作品都给观众留下了较深的印象。2020年中,演员贾玲、宋小宝、常远等也将推出自己的导演作品。

无期》的票房便超过6亿,后两部更

是都超过10亿票房。郭敬明则是把他的长篇小说《小时代》改编成4部的系列电影。虽然在创作上存在争议,但却开启了国内“粉丝电影”的新时代。

歌手同样是一个“讲故事”职业。一首歌曲一代成为一代人生活中的回忆,自然就有改编成一部电影的可能。刘若英根据歌曲《后来》改编的《后来的我们》,吴克群根据歌曲《为你写诗》改编的同名电影,卢庚戌根据歌曲《一生有你》改编的电影《一生有你2019》都承载了一代人对于青春的回忆。

此外,由摄影师宋晓飞和录音师董旭联合执导的《情圣》、制片人文晏执导的《嘉年华》、剪辑师出身的肖洋拍摄的《二代妖精之今生有幸》,编剧于淼亲自执导拍摄的《来电狂响》等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受到观众的追捧。

陆川执导的《九层妖塔》、郭敬明执导的《爵迹》等,不仅运用了大量特效技术,为国内电影特效进一步探索做出了一定贡献,而且也拓展了国产电影的新题材、新类型。

此外,张末执导的《28岁未成年》、苏伦执导的《超时空同居》等影片都在剧情、爱情等传统类型上加入了奇幻元素。

在2020年,预计还会有乌尔善的《封神三部曲》第一部、张小北的《拓星者》、郭敬明的《爵迹2》、陆川的《749局》等大制作的重工业电影上映。

述了一个关于校园欺凌的青春故事,在市場中获得约3.5亿票房。

无论是创办新导演培训计划,还是出任监制,这些曾经的中国电影新力量都在无私分享着自己宝贵的经验。

此外更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导演新力量同样很好地传承了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文牧野的《我不是药神》、曾国祥的《少年的你》、田羽生的“前任”系列、柯汶利的《误杀》、饶晓志的《无名之辈》、邓超和俞白眉的《银河补习班》、薛路路的《吹哨人》、于淼的《来电狂响》等等,都是中国导演新力量密切关注现实、关心民生、关切时代的力作。

# 动画电影制片人谈中国动画工业化：国产动画电影的工业化关键要靠人

本报讯 不久前,首届“东布洲国际动画展”暨第八届“中国独立动画电影论坛”在江苏南通海门市举行。追光动画联合创始人于洲、《大鱼海棠》制片人陈洁、《白蛇：缘起》制片人崔迪、《大圣归来》制片人刘伟、《哪吒之魔童降世》制片人刘文章以及《风语咒》制片人张旋等共聚一堂,围绕“中国动画电影的工业化”主题共同分享经验、探讨困惑、寻找未来发展方向。

## ◎ 创作者和头部内容是工业化核心

刘伟认为,动画电影工业化的核心应该是人,“作为制片人,核心工作在在于深入创作里,了解创作方法,提炼、归纳、拆解,最后变成可执行手册”。他介绍,目前田晓鹏导演的第二部动画电影《深海》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要面对一个相对比较虚的概念去找方向,其实是特别大的损耗。从我们自身来说,核心还是要做足工业化的准备,在基于人的基础上进行团队训练,通过团队有意识地去完善、优化、升级创作系统。这需要大概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或者是两三部影片才能够形成所谓工业化的根基。”

崔迪对刘伟的观点表示赞同,直言“动画电影工业化是相对更容易实

现的,我也认为工业化的核心应该是人”,他进一步延伸了工业化的概念范畴,“工业化其实是要把整个电影考虑成一个更系统的东西,让它不管是从创作还是制作上以及后续衍生的商业内容上,都有可控性和可持续性。所以我认为工业化最开始是一种思维,到后面它会演变成一种工作方式。”

陈洁用“标准化、制度化、规模化、可持续稳定输出”来概括她对工业化的理解,她认为动画电影工业化的核心“就是头部故事和头部内容”。“动画电影的工业化就是要用标准化的流程去控制影片成本,把控制片风险,用相对规模化的创作生产方式,稳定输出符合观众预期的动画电影,从而实现稳定的收益。”

## ◎ 建立行业标准是实现工业化的基础

张旋现场提出电影工业化的核心在于标准化和流程化,同时他认为,协作是实现工业化的前提。“电影工业化核心最重要的还是标准化和流程化。中国动画行业经过几十年发展,目前有些国内公司其实已经提前实现了工业化,但大多数中小团队还处在往工业化转型的路上。未来整个电影工业化将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协作。目前整个动画电影的制作越来越复杂,但能得到的资源依然比较匮乏。所以我认为,在协作前提下实现工业化是大势所趋”。

刘文章对张旋“建立协作前提”的观点进行了延伸,并从他于饺子导

崔迪提出,实现动画电影工业化发展,从业者的工业化思维和工业化工作方式是不可少的条件。“我们最开始在考虑产品的时候是否带有这种工业化的思维?在做创作的时候,又是否能考虑到后续或横向的拓展?在用工业化方法去实现作品的时候,是否运用了合理的工业化方式,并且每个参与者都切实了解自己那部分工作的工业化标准需要做到

演的多年合作历程谈起,进一步总结出建立行业统一的协作标准才能够真正改变行业生态,实现不同团队间的高效无缝对接。

“关于协作,我深有体会。十几年前,导演饺子做完《打,个大西瓜》之后,我们开始共同创业,那个时候我们的协作亲密无间。两个人两台电脑,就可以干过10人团队的业务量;从前期到后期,从剧本设定到模型、绑定、灯光、特效、合成和剪辑都没有任何标准,就是没日没夜地工作,但那个时候也是效率最高的时候。”

## ◎ 实现工业化需要全产业链思维

什么程度? 总地来说,我认为实现工业化最后都落在动画从业者身上,工业化的推动力首先在于从业者形成工业化思维”。

崔迪以《白蛇·缘起》的制作为例,分析了全产业链式工业化思维的重要性,并提出,系统、可持续的动画电影工业化模式更应该注重全产业链尤其是后端衍生产品的开发。“我们在做完《白蛇·缘起》之后,经历了4

## ◎ 制片人要与导演优势互补

陈洁现场提出未来动画电影制片人发展的两种趋向:制作型制片人和创作型制片人。“编制作型的制片人对流程非常清晰,对自己也有很高的要求,比如新的项目有新的技术要求,就需要这类制片人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另外一种偏创作型的制片人,他们可能对前端的把控更好,这是最浅但也是最考验制片能力的部分,也是值得所有制片人去挑战的方向”。而不论哪种类型的制片人,利用自身专业背景与导演实现优势互补,才能够持续稳定推进项目发展。

在《大圣归来》制片人刘伟看来,制片人寻找合适的导演,就像“寻找‘另一半’”,很重要一点在于,我们不具备的那个点(能力),一定

是你搭档非常擅长的”。他以自己与田晓鹏导演的合作为例,分析了二人合作中的优势互补,“饺子和田都属于非常纯粹的创作者,他们对于作品的强烈表达欲,让我感觉到敬畏心,同时大家的目标方向比较一致,所以最终走到了一起”。刘伟总结自己在《大圣归来》制作过程中,“真正笃定自己的制片人身份、感受到创作的乐趣,找到自己作为制片人的清晰定位在于可以通过自己的协调组织和整体思维,帮创作者一起实现这个作品。”

刘文章在与饺子导演十几年的合作中总结出二人的优势互补模式,“饺子的天赋才能各方面远在我之上,但是我比他更早创业,这方面更有经验,一起创业之后就互补,一合

## ◎ 动画电影制片人需全程全案把控项目

直做2D,很多人认为2D跟手工作坊生产相似,没有3D动画那么标准化、工业化的流程。作为制片人,我们希望能有更好的理念,让2D动画的流程变得更好”。

有着动画学科和制片人专业背景的崔迪提出,“制片人、导演和团队,是一个三角支撑的结构”,她直言曾经“花了很多年摸索自己应该做什么”,最终发现,“作为制片人,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信念。因为有很多东西是很难实现的,制片人就要给大家信念,而且自己也要非常相信一定会做

陈洁以目前正在筹备的《大鱼海棠2》为例,解读了头部故事和内容对动画电影的决定性作用。“我觉得动画电影工业化的核心是前期的内容创造,是否有能符合所有电影艺术创作标准的好故事、好剧本。项目开发是电影工业的核心,确定一个作品的准确定位和完成合格的剧本是最高难度和最长周期的一个环节。《大鱼海棠》的两位导演都非常个性化,最终我们的目标定位达成一致,即《大鱼海棠》系列动画电影的项目定位就是强个人属性,所以我们会尽量尊重导演的节奏,让他在前端找到一个满意的、优质的、值得开工的故事之后,再由我们去改善制度流程体系,帮助他实现。”

到2019年,我们逐渐有了工业化流程的意识,尽量去靠近标准,也慢慢发现一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会体会到协作应该有两层含义:首先是公司内部的协作,要保证导演和团队的认知思维达成一致。其次是团队与团队之间的协作,《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合作方大概有六七十家,各家公司有各自的标准和流程,会产生各种碰撞。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协作标准的建立。我觉得未来短期之内,中国的动画电影工业化如果能把团队与团队之间的这种标准建立起来,整个行业都会大不一样。”

部电影,现在正在做《白蛇·缘起》的续集。从制作上来说,我们200人的制作团队大多是内部团队,从创作一开始的故事到到所有的细致环节,到后期,都有一些流程管理的经验。我们后续不管是开发新的项目还是继续创作续集,都会考虑如何把产品延续下去以及衍生品的开发问题,这也是今年《白蛇·缘起》上映之后带给我们的思考。”

作就十几年”。十几年中,刘文章始终保持与饺子的同步沟通,确保团队内部沟通少走弯路。同时,作为拥有动画专业背景的制片人,刘文章利用自身专业优势,“去跟供应商、合作方聊的时候,能够把真正的问题找到”。

刘文章以《哪吒之魔童降世》的上映为例,谈到制片人专业背景、判断力和意志力的重要性。“今年4月,《哪吒》80%的特效都没有完成,80%合成灯光没有完成。当时整个团队内部都觉得暑期肯定上不了,但我通过之前经验判断一定能完成。临时调度各种资源解决问题,想尽各种办法去完成。这也需要制片人有非常坚定的意志。最终,在1600多人名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下,促成了‘哪吒’在暑期档上映。”

完,一定能做好,这样才能带着大家往一个很清晰的目标上前进。”

崔迪以《白蛇·缘起》的制作为例,讲述这种信念的重要性,“动画电影创作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传递目标时,导演表达的东西是否清晰、团队是否能理解,也包括周期、人员的压力。在2017、2018年,整个市场环境比较低迷,所以我们要不断给自己的团队打气,最终才有了《白蛇·缘起》的出世。”

(郑中砥)